

# 既要又要还要 特朗普陷“不可能三角”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徐剑梅 黄强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 17 日宣布辞职，并在一封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公开信中说，伊朗并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战争是在以色列“施压”下发动，他无法“昧着良心支持战争”。这是美国政府首位由特朗普任命、因反对军事打击伊朗而辞职的高级官员，暴露出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对伊战争决策上的分歧。

近来，特朗普多次在对伊军事行动目标、规模和时长等问题上表态矛盾，反映出他既要迎合主战“鹰派”，又要安抚止战派，还要兼顾其选民基本盘“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的诉求。然而，正是因为难以兼顾各方诉求，让他陷入类似金融政策中的“不可能三角”的困境。

## 说辞“反复横跳”

回顾特朗普连日来关于对伊军事行动前景的表态，其说辞在“胜”与“未胜”、“停战”与“续战”之间“反复横跳”。15 日，他称美国“已基本击败伊朗”，军事层面“战果惊人”，但却否认已准备好宣布胜利。16 日，他说“战事不会在本周末结束”，“但肯定用不了多久”。17 日，他又说，美国目前还不准备离开伊朗，但“会在不久的将来撤军”，他不担心伊朗成为“另一个越南”。

一方面高调宣称“基本击败”伊朗，一方面又无法宣布战争取得胜利；一边暗示战事不会立即终结，一边又承诺很快会结束。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这般首尾矛盾的表态并非偶然。

澳大利亚智库美国研究中心分析师戴维·史密斯表示，特朗普这些言论不是对战争现状的准确描述，而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表态。

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克莱·拉姆齐指出，这些前后不一的表态实际上针对不同群体。面对主战“鹰派”，特朗普称美国不会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对担忧经济走势与中期选举的政商界，他宣称冲突不会持续很久，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面对 MAGA 阵营，他直接声称美国已经“赢了”。

## “不可能三角”

拉姆齐提到的这三类群体，正是影响白宫决策的三股关键力量，他们都希望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时长与规模能够按照自身诉求推进。

在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看来，目前主战“鹰派”的代表人物有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汤姆·科顿等人。他们支持美国与以色列一同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主张坚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要求特朗普彻底摧毁伊朗军事能力甚至颠覆伊朗现政权。此外，美国国内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以及

军工复合体也是主战“鹰派”的力量之一。

不少白宫高级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组成止战派，希望结束战事。这股力量的代表有来自美国财政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和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等。据路透社报道，这些人警告特朗普，战事导致的油价飙升将引发不利于共和党选情的政治后果。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等经济学家则指出，受战事影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此外，目前民调显示，大部分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对伊动武的决定，但也不希望看到美国派出地面部队，长期深陷中东战争泥潭。他们更希望看到美国做到所谓的“以实力求和平”，在“速胜”后“体面地退出”。

特朗普此前的矛盾表态意在同时“安抚”这三方势力。路透社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总统试图“让‘鹰派’相信军事行动仍在继续，让市场相信战争或将很快结束，让他的基本盘相信局势只会在可控幅度内升级”。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事实上无法同时顾及三方感受，这让他陷入“不可能三角”的困境。

## MAGA 阵营的“奇特分裂”

美国媒体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仍有较大比例的 MAGA 阵营选民支持特朗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同时有多位 MAGA 阵营的核心意见领袖公开表示反对，包括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评论员塔克·卡尔森、保守派媒体人梅金·凯利等。MAGA 阵营呈现“意见领袖倒戈、基层选民支持”的“奇特分裂”。

卡尔森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动武是以色列长期策划的结果。凯利说，与伊朗开战不符合美国利益，“没有一个美国人应该为另一个国家去赴死”。

此外，MAGA 阵营内的“政治接班人”似乎也在与主战派进行“政治切割”。美国副总统万斯拒绝是否参与了对伊军事行动决策置评；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公开批评特朗普“不再有对外战争、不再寻求颠覆政权”的承诺是“谎言”。美媒称，两人都有意参加 2028 年总统选举，因此与主战派保持距离。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 MAGA 阵营内普通选民对打击伊朗的支持建立在对特朗普个人的“追随”以及美国能“速战速决”的预期之上。若战事久拖不决导致经济成本上升，MAGA 阵营内部的反战情绪将迅速反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表示，特朗普违背了对 MAGA 阵营的竞选承诺，且始终未能给出前后一致的开战理由，给自己制造了巨大的政治难题。“战争持续得越久，对他来说就越困难。”

(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8 日电)

##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 暴露美海军扫雷能力不足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 一些英美前海军军官和分析师 17 日告诉美国《华尔街日报》，美海军数十年来扫雷能力都不突出，美国担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之际，美海军为数不多的传统扫雷舰正逐步退役，而新型无人扫雷设备难以及时补位。

据报道，美海军四艘老旧扫雷舰已进入退役阶段，扫雷专用直升机也在逐步淘汰。美军现役扫雷舰仅剩四艘，目前均部署在驻日美军基地。这型“复仇者”级扫雷舰的船体由木材和玻璃纤维制成，可避免触发磁性水雷，发现并摧毁系留和沉底水雷。

美国称伊朗上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约 10 枚水雷。前英国海军参谋长艾伦·韦斯特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危险性高，同时需要海上和空中支持。曾在美海军水雷和反潜作战司令部任训练总监的凯文·埃耶说，如果没有其他任务，美军或能派遣 18 艘搭载无人机的濒海战斗舰进行扫雷。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埃利奥特·科恩则指出：“美海军一直忽视扫雷，我方数量有限的专业舰船让护航油轮变得困难。”

据报道，美方已着手应用无人扫雷技术。美军去年启用“抗水雷无人水面车”，这类无人工具利用拖曳模块产生声音和磁场来触发水雷。美海军目前仅装备 9 辆此类无人车。

然而，一些分析师指出，无人扫雷技术尚未经过实战检验，实际效果未知。

(海洋)

## 中东战火延烧 生态和动物也遭殃

美以伊战事延宕，除造成人员伤亡外，还污染环境，殃及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从海龟到鸟类，再到海生哺乳动物，波斯湾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正面临战火燃烧的威胁。

据法新社 17 日报道，早在 2 月 28 日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就因气候变化和海上交通承压。英国冲突与环境观察组织 10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 月 28 日以来，已在该地区记录到超过 300 起涉环境风险的事件，包括油轮遇袭。

作为一片半封闭浅海，波斯湾的水体更新较为缓慢，平均每两到五年更新一次，这限制了石油等污染物的扩散。

法新社数据显示，在温暖的波斯湾水域，已记录到的海洋物种总数超过 2000 种，包括逾 500 种鱼类和 5 种海龟，其中玳瑁海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此外，该地区还生活着十余种海洋哺乳动物，拥有全球第二大儒艮种群，其数量估计在 5000 至 7500 头之间。

这片水域还生长着约 100 种珊瑚，它们与红树林和海草床共同构成了鱼类和甲壳类动物的繁育场所。

炸弹也对该地区的鸟类构成威胁。由于阿拉伯半岛位于连接欧洲、非洲、中亚和南亚的鸟类主要迁徙路线的交汇处，爆炸声和有毒烟雾可能会扰乱鸟类迁徙。

“水雷和其他爆炸装置会造成声学干扰，影响海洋哺乳动物和其他动物，并会对珊瑚礁等天然海底结构造成破坏。”冲突与环境观察组织负责人道格·韦尔说。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生物学教授约翰·伯特认为，尽管漏油事件对珊瑚礁的影响不大，但对潮间带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容忽视；海鸟面临的风险尤为严重，因为石油会破坏其羽毛防水层，导致它们体温过低并溺水死亡。

随着战火延烧，油轮遇袭事件时有发生。

在陆地上，以色列 7 日袭击伊朗 4 处储油设施及一个石油产品转运中心，爆炸产生大量浓烟，第二天更降下含石油的“黑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这次袭击构成“生态灭绝”。

韦尔说：“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地区)战争表明，波斯湾的生态系统极易受到冲突造成的污染影响，无论是来自陆上或海上石油设施的损毁，还是因船舶遭袭导致的漏油事故。”

在 1991 年 1 月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前点燃科威特境内油井，多达 100 万吨石油泄漏，污染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沿海 500 公里区域，成为武装冲突引发的全球最严重漏油事件之一。有研究显示，那次事件导致超过 3 万只海鸟死亡。当地环境恢复耗时数十年。

(乔颖)(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

■3 月 18 日，在以色列拉马特干，以安全部队在被导弹击中的现场工作。以色列多地 18 日凌晨在伊朗导弹来袭后冒出浓烟。以色列急救组织通报称，此次导弹袭击已致 2 人死亡，多栋建筑受损。

新华社发